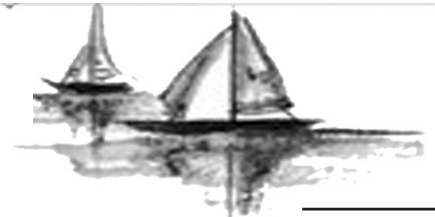


心香一瓣
xinxiangyiban



铭记乡愁

侯凌肖

“悠悠天宇旷，切切故乡情。”古往今来，乡土乡愁是人们难以割舍的情愫，乡音乡情总在记忆深处。不管你身在何处，故乡总是永远的牵挂；无论你走得多远，来处总是永远的铭记。

“乡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方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乡愁，并在乡村振兴的有关讲话中强调，必须坚持全面振兴。而乡村历史文化则是“根”和“魂”，是引领、支撑人们行动和实践的“精气神”。

现代诗歌《乡愁》，是诗人余光中先生于1972年创作的。诗中通过“小时候”“长大后”“后来啊”“而现在”几个时序语贯串全诗，借邮票、船票、坟墓、台湾海峡这些实物，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，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，流露出诗人余光中深沉的历史感。余光中的《乡愁》之美，也拨动了无数海外游子的心弦，他的诗歌《乡愁》，多年来在全体华人中引发强烈共鸣，同时，在神州大地上

演绎出一支中华儿女共有的思乡曲。

远离故乡的游子、漂泊者、移民，谁都会思念自己的故土家乡，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，是一种对家乡眷恋的情感状态。而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。

乡愁，就像一粒湿透的种子，无端地疯长。这轻烟似的乡愁，只是一缕清风，天地之间便会弥漫着它的影子。回家的路短而长，短的是距离，长的是心情。我总觉得：故乡的月亮，它看起来那么圆，那么亮，总是带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！

家乡是一曲悠扬的清笛，总是让人魂牵梦绕；是一抹皎洁的月光，总是让人心动不已；家乡是一串永恒的记忆，总是让人想起来就思念。家乡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些乡土乡音，是曲中最美妙的，是月光中最迷人的，也是记忆中最深刻的……

乡情乡愁弥足珍贵，它承载着代代鄆城人悲欢离愁的鄆城故事，是原汁原味的鄆城文化，是鄆城人的“根”和“魂”。

在这些乡愁中，古鄆的一个个乡村，一条条村路，一个个巷道，一处处熟悉的场景，都留下了岁月的脚步，缭绕着乡土的气息，让人油然而生起一股绵久敦厚之情。这是老家的味道，这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……

在这些乡愁中，有孩童时期滚铁环、小推车、剃头摊以及磨剪子戥菜刀的叫喝声，小货郎的拨浪鼓声、戏台上的唱腔与唱词，露天电影魔幻尤其令人留恋。

在这些乡愁中，有记忆中的那一幅幅画面，常在我的梦中出现，常在我的眼前浮现，让我自己一次次沉醉在其中不愿醒来。记忆中的那一声声乡音，连同慈母唤我回家吃饭时那一声声乳名，常在我耳畔回荡，常在我的心海中荡起层层涟漪。

在这些乡愁中，那一幅幅画面，那一声声乡音，在不经意间悄然模糊、悄然走远，悄然融入了曾经鲜活、生动、富有想象力、色彩感的民俗中，定格在了民俗馆中，

烙印在了每个人的心中。

在这些乡愁中，是每每梦回故乡时蜿蜒曲折的归乡路；是东方鱼白时缭绕在村庄上空的一缕缕炊烟；是村寨河中一塘夏荷美如画；是家家户户可闻的鸡鸣、羊咩、犬吠声；是在风雨中为我遮风挡雨的老屋；是每年春季父亲在老屋房顶检瓦(整理瓦片)的身影；是父亲金鹿自行车车轱辘里的四季瓜果和白面“卷子”；是我家院落中那棵老梨树开出的洁白如玉的朵朵梨花；是隆冬季节母亲放在烘笼下的柴火盆，温暖了我的棉被和身心；是一年四季慈母蹲在灶前操持一日三餐的艰难岁月；是中秋佳节母亲在月光如水的枣树下虔诚地圆月……

月是故乡明。那魂牵梦绕故乡，那浓浓的乡愁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那里永远是你最想、最恋的地方，那里有你永远割舍不了的亲情！

这浓浓的乡愁啊！足够我温暖一生，铭记一生。

人间真情
renjianzhenqing

父亲的春天

甘武进



父亲的春天，是从门前的那堆农家肥开始的。

元宵节后，难得的晴好天气悄然而来。父亲脱下厚实的棉袄，拿起早已打磨得发亮的钉耙，挖开一处覆盖在农家肥上的泥巴，已发酵一冬的农家肥冒着热气出现在他面前。绕到另一边，他又深深挖了下去，用力扒开，热气变成白烟冒了出来。他抬起头，长舒一口气，笑了。他知道，春天来了，新的一年真正开始了。

父亲畅想着新的一年的心事。他来到地里，挥动手中的农具，去实现他的丰收梦想。那块被翻过的地里，是水稻育秧田。泥土被冬天的低温冻过，以至于整个冬天，都表现得悄无声息。家门前的农家肥，被父亲细心地捣碎成小小颗粒，用板车运到田边，均匀撒在地里。放水、耙田、平整、分厢，撒下发芽的稻谷种，新鲜草灰，铺上薄膜。剩下的，交给时间了。

秧苗潜滋暗长，缓缓释放一片绿色喜意。父亲去了油菜地里。春雷响过，春雨落下，油菜茁壮成长起来。它拼命拔节，数周就长到一人多高了。父亲把油菜底部叶子摘下，装上满满一担子挑回家喂猪。油菜因清理了多余的叶子，长势愈发良好，家里的猪也喂得膘肥体壮。父亲站在油菜地里，仿佛看到油菜花开了，英果缀满枝头，丰收季来了。

麦苗被重新唤醒，快速生长，从黄绿色变为碧绿、青绿、深绿，如同一块块绿色地毯铺满田野，直至天边。田野里每一株麦苗都精神抖擞，进行着生命的蜕变，焕发出崭新活力。父亲跟着麦苗的脚步，弓身除草，弓身施肥，弓身呵护每一株麦苗拔节打苞和

抽穗。他欣喜地看着麦苗生长的态势，脸上的皱纹条条舒展，心中燃满希望。

果园里，葡萄树还在“呼呼大睡”。春雨过后，树枝上冒出了几个嫩绿的小叶苞，没过几天，纷纷舒展开来，长成青绿的叶片，生机勃勃，十分可爱。父亲整理竹架，拉好铁线，把葡萄枝条固定；在枝上疏花疏果，清理树下杂草；清理沟渠，引水浇灌……这块曾经贫瘠的土地，被父亲改造成良田。那100多棵葡萄树，让家里的生活变得甜蜜。

果园边的鱼塘，曾是低洼的冷浸田，父亲一番改造，变成我家的聚宝盆。塘里过多的淤泥，年底就清理了；塘底在春日阳光中曝晒，撒下的生石灰给池塘来了场清洁大扫除，病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父亲放水清塘、追肥、放养鱼苗、防治病害、饵料投喂、水质管理等，他以丰富的农事经验，完美地诠释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、对丰收的期待。

时光易老，岁月无情。父亲的头发已花白了，身体状态也大不如前，可一旦春天来了，父亲还是毫不迟疑地去了庄稼地里。那是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土地；麦苗尖上的露珠晶莹剔透，温柔着他炽热的眼神；温暖的阳光，灌醉了他的双目。父亲抓起一把泥土，摊在手心，深深的掌纹里藏着四季的秘密，演绎着春种和收获的故事。

父亲站在他热爱的土地上，成了一个巨人，曾经宽阔、厚实、强壮、有力的肩膀变得瘦削，让我无法勾画，但我知道——他挑起的是一片天，拓出的是一片地，让人心生安宁，让乡村美丽如画。



百味人生
baiweirensheng

家是一阕宋词

马亚伟

闲时读辛弃疾的词《清平乐·村居》：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？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”读罢，不觉颌首轻笑。多么温馨和美的画面，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生活画面跃然而出。一家人各具情态，欢声笑语，一派和谐，极富生活之趣和人情之美。这首词，让我读出了一个字：家！

家是什么？应该是像这样的一阕宋词，温暖妥帖，美好和谐，平淡而充满趣味。

我在两个家里生活过，一个是娘家，一个是婆家，这两个家可以说是风格迥异。我们家的人格温柔内向，家人说话都是温声细语的。一家人一起聊天的时候，听到的是轻声的笑语。父亲和母亲很少发脾气，家里的氛围总是和风风漾漾。

而婆家的人全都是性格外向的，他们嗓门大，喜欢高谈阔论。一家人一起聊天，就像是很多人开讨论会一样热闹，有时候还会争个面红耳赤。

如果用一句宋词来描述我家，可以说是“小桥流水人家”，属于“婉约派”。而婆家呢，属于“豪放派”，他们说起话来都是“挥斥方遒，指点江山”的姿态。这两种风格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：比如在我家，母亲喜欢做精致的小菜；而在婆家，喜欢豪放派的“大乱炖”；我们吃起饭来细嚼慢咽，他们吃起饭来大快朵颐；家里有什么活儿，我家做起来讲究精细，所以耗时较多，而他们则三下五除二就干完。我甚至觉得，家都是有味道的，每个家庭的味道都不同。我家的味道是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总是那么清清爽爽而又余味无穷。婆家的味道是则是香

浓的，让人想起“萋萋满道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的句子。单凭嗅觉，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家。

尽管家庭风格和氛围迥然不同，但我们两家的基调是一样的。两家人都是以爱为基调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演绎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。我在两个家里，都感受到温馨和友爱。家传达出的幸福味道，都是浓浓的。

家是一阕宋词，是我们生命的诗意起点。每一个家庭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有与众不同的风格。家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，而性格决定命运，所以家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人生。

我认识一个人，她小时候父母意外去世，只好跟祖父母生活在一起。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带给她阴影，因为她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她的性格很好，人也特别善良。她

说，有爱的一家会给一个人无限的爱，这个人大长后便会带着无限的爱出发。后来，她走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并在那里落地生根。她说，家对她来说就是“浊酒一杯家万里”，不管走多远，饮一杯思乡的酒，立即便会醉倒在乡愁里。如今她看到有老人坐在屋檐下的画面，立即就会有眼泪涌出来，就好像看到了祖父母，闻到了家的味道。

如今经常听人说到一个词：原生家庭。原生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襁褓，会给我们的一生打上深刻的烙印，每个人都会带着家的气息行走人生。

家是一阕宋词，默默吟出来，先把自己感动得落泪了。家，是每个人心中最婉转优美的词章，平平仄仄间是深深浅浅的成长历程，长长短短的句子表达的是爱与怀恋。

烟花爆竹那些事儿

李俊明

一

今年春节，尽管县城内依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乡下却可以自由燃放。我家住在城乡接合部，所以，放鞭炮的声音还是此起彼伏。这令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《祝福》。

小说开篇第一句即写道：“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。”然后，从三个角度，描写了燃放爆竹的情景。视觉感受角度，可看见“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”。听觉感受角度，可听见远处“一声钝响”，近处“震耳的大音”。味觉感受角度，可闻到空气里“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”。可见，燃放爆竹，能从不不同角度给人带来感官享受。也可见，鲁迅先生笔下所描写的清末民初的江南水乡的老百姓，每逢旧历年关，必定燃放爆竹。

清末民初，是社会大变革时代，也是剧烈动荡的时代，经常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，到处是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，在那样的时代，在农耕文明里苦苦挣扎的农民，一年下来，很多人不停劳碌却收获甚

微，平时的生活，总是与沉闷、寡淡相伴，而且，还很可能遭受疾病、饥荒、战乱、匪患、旱涝灾害等天灾人祸的侵袭，灾难不断。到了年关，人们期盼着通过燃放爆竹，祛除一年的邪气和霉运，给来年带个好兆头。

这是有传统文化渊源的。燃放爆竹，最早的文字记载，见于西汉东方朔《神异经·西荒经》，文中提到，“西方深山中”有人形鬼魅，残害动物，也伤及人类，“名曰山魈，其音自叫。人尝以竹着火中，爆而出，魑皆惊惮。”很明显，只因当时人们无法解释许多怪异现象，只好归于鬼魅，是虚幻想象的结果。

后代人以讹传讹，让爆竹有了避邪祛灾的功能。南北朝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载：“正月一日，是三元之日也，春秋谓之端日，鸡鸣而起，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。”唐刘禹锡《畚田行》：“照潭出老蛟，爆竹惊山鬼。”说的是一回事。宋朝王安石的名句，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，祛除的，是人们想象中的“山魈恶鬼”，更是过去一年的邪灾。

二

时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，当时，我正上小学。

除夕夜半，大年初一黎明和中午，小县城里，

街巷胡同，寻常百姓家，燃放鞭炮的声音，虽不是轰轰烈烈，却也此起彼伏。“噼里啪啦……噼里啪啦……”这是挂鞭，犹如打机关枪，一连串爆响。“啪！啪！啪……”这是单个炮仗，像放冷枪。

放气火，晚上放，最好看。一道火光，箭一样射向天空，然后，在空中爆炸，随着光焰四射，传来“啪”一声炸响。

有时候，逞能，一只手握炮，另一只手点，点着了，往高处扔，眼看它在空中炸裂，“砰”一声响，纸屑纷飞，犹如雪花，徐徐飘落，更过瘾。

点着捻子以后，得掌握好时机。扔早了，炮没响，落在地上，扫兴。晚了，会在手中炸响。炸响过后，拿炮的那只手，被炸得又疼又麻，疼得龇牙咧嘴，两眼泪花。手掌也被炸得乌黑，十几分钟，麻痛感才会减弱下来。这一下，老实了，乖乖地把炮放在地上，一个个燃放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小时候点炮的记忆中，最深刻的，就是这两点：自己卷炮自己点，尤其高兴；自己点的炮，在手中炸响，疼得龇牙咧嘴，两眼泪花。前者，是心理感受；后者，是触觉感受。如今的鞭炮，火药劲儿可是大多了。所以，前些年，每到年关，因为点燃鞭炮而被炸伤的人，不在少数。

长河浪花
changhelanghua

火红的灯

殷修亮

元宵节的灯

是一年中最红最亮的灯

所有的院落都被照亮

村子上空，腾起

一片红彤彤的祥云

母亲把一盏盏火红的灯

放在院子的各个角落

左脚踏出六畜兴旺

右脚踏出五谷丰登

母亲点燃一盏盏火红的灯

火红的火苗映着她火红的

微笑

母亲不说话，心里涌动着

虔诚的祝福

母亲捧着火红的灯

走出门去

就像捧着火红的日子

走进春天里

昏沉沉。烟花爆竹燃放以后黑乎乎的确烟，弥漫在空中，无法消散。浓郁的硝烟味，直扑鼻腔。

走到大街上，十几步以外的人，影影绰绰，像在鬼魅世界里的鬼影。汽车都亮着灯，乌龟一般，缓缓爬行。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还在肆无忌惮地炸响，一团一团的硝烟，依然弥漫在空中，刺鼻的硝烟味，更呛喉咙。

我对妻子说，“雾霾，本就是人为污染环境带来的恶果，燃放鞭炮，又助纣为虐，人啊，这是自己害自己啊！”

五

今年春节，国家放开防疫限制之后刚刚一个多月，有些地方，又解除了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。三年了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全国人民被长期禁锢在家。这一双放，许多人不但“报复性”旅游，也“报复性”燃放烟花爆竹。“抖音”里，“快手”里，“微信”里，出现很多燃放烟花爆竹的视频。

我二叔，一家子都住在郑州。今年，郑州市允许在指定地点燃放。初五晚上，零点刚过，二叔发了一段视频，几筒烟花，接连燃放，钻天猴像一只只火箭，亮晃晃，射到七八层楼高，在最高处，“啪”一声炸裂，五彩花朵绚丽开放。视频里，还能听到哈哈大笑和喝彩声。

二叔还附了一句话：“老李家放烟花。”他家，用这种方式破五——破旧立新，驱邪迎吉。

透过六个字，似乎可以望见二叔的满脸笑容。过去三年，郑州一直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，二叔一家，受尽了长期禁闭在家的折磨。除夕之夜，破五之夜，燃放烟花，也是破解郁闷的大释放啊。